

# 戲曲演員印象錄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文藝部戲曲組編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 戏曲演员印象录

## XIQU YANYUAN YINXIANGLU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戏曲组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戏曲演员印象录**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戏曲组编**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牛栏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 6.625印张 138(千)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统一书号: 8236·155 定价: 1.10元**

## 前 言

对于戏曲爱好者来说，我们在电台从事戏曲广播的工作，是令人羡慕的。有谁象我们这样频繁而又广泛地接触戏曲演员呢？从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大师到剧坛的后起之秀，都和我们有着密切的交往。

搞我们这一行的，首先是要看戏。大剧种的戏要看，小剧种的戏也要看；大演员的戏要看，小演员的戏也要看。一出戏选中之后，接着来的便是组织录音——或者在剧场录演出的实况，或者请演员到电台录音。如果一出戏有必要向听众作特别介绍，那末就要采访演员，请他们谈唱腔，谈表演，谈如何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工作离不开演员。

于是，我们不仅看到了粉墨登场的演员，他们的精湛技艺是令人倾倒的，而且也看到了卸了妆的与平常人一样生活着的演员。他们当然不会意识到电台的编辑、记者和音响导演对他们的观察，更不会想到某一天电台的这些工作人员会写出对他们有何印象的文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这些短文所记录的人和事是真实的；并且由于是从“我”的感受的角度去展示对演员的认识过程，所以这些短文的许多材料也是“独家占有”的，绝大多数的篇目并未公诸于世，乃属首次披露，读者看了会有新鲜感的。

我们愿借《戏曲演员印象录》出版的机会，把这些关于

戏曲演员的有趣的和有益的小故事奉献给戏曲爱好者。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熊生民、史纪南、朱玉芬三位同志。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这本集子一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984年5月于北京

## 目 录

|                     |           |
|---------------------|-----------|
| 不能忘记过去.....         | 张 慧 ( 1 ) |
| 程砚秋、杨宝森合录《武家坡》..... | 王 群 ( 6 ) |
| 初识阎立品.....          | 庞无比 ( 9 ) |
| 从圣约翰大学到梨园艺海.....    | 熊生民 (14)  |
| 方荣翔的情.....          | 孙以森 (22)  |
| 访童芷苓.....           | 朱玉芬 (28)  |
| 怀念.....             | 陈力民 (33)  |
| 观众没有忘记她.....        | 高 坦 (37)  |
| 黄梅戏故乡行.....         | 史纪南 (41)  |
| 李万春与张大千.....        | 孙以森 (46)  |
| 刘长瑜对听众的谈话.....      | 尹廉钊 (51)  |
| 马连良和李世济.....        | 孙以森 (56)  |
| 马连良的最后一次录音.....     | 黄炳琦 (63)  |
| 裘盛戎留下的艺术珍品.....     | 潘洪泽 (66)  |
| 女花脸齐啸云.....         | 熊生民 (71)  |
| 让路和开路.....          | 张 慧 (75)  |
| 三访张君秋.....          | 贾志刚 (79)  |
| 山城名旦沈福存.....        | 尹廉钊 (83)  |
| 四川之行.....           | 朱玉芬 (89)  |
| “四大名旦”的后代.....      | 尹廉钊 (95)  |

|                      |     |       |
|----------------------|-----|-------|
| 宋长荣与红娘.....          | 卢子明 | (103) |
| 她给生活增添了笑声.....       | 高 坦 | (108) |
| 谭、裘、张与《大·探·二》录音..... | 王 群 | (114) |
| 我所看到的新凤霞.....        | 孙 川 | (119) |
| 我所认识的翁偶虹.....        | 尹廉钊 | (124) |
| 我所知道的刘雪涛.....        | 范 纯 | (131) |
| 五朵姐妹花.....           | 史纪南 | (135) |
| 戏曲广播编辑的挚友.....       | 张 慧 | (141) |
| 小老旦郑子茹.....          | 杜家福 | (148) |
| 杨兰春轶事.....           | 庞无比 | (153) |
| 一封无法投递的信.....        | 徐小伶 | (158) |
| 意料之外的采访.....         | 常晓玲 | (162) |
| 艺术与爱情.....           | 史纪南 | (167) |
| 尹桂芳的“深情”.....        | 朱玉芬 | (171) |
| 愉快的合作者.....          | 熊生民 | (175) |
| 袁雪芬的“认真”.....        | 朱玉芬 | (181) |
| 在泉城的日子里.....         | 徐小伶 | (183) |
| 在舞台以外.....           | 史纪南 | (187) |
| 张君秋的琴、棋、画.....       | 孙以森 | (192) |
| 中年武生马玉璋.....         | 范 纯 | (197) |
| 周信芳和侯宝林.....         | 郑青松 | (201) |

# 不能忘记过去

张 慧

如果说，英雄失路不提当年勇，方显得英雄本色，那末，成名之人不忌讳提及落魄失意之时，在当前应该说也是可贵的。著名京剧演员马长礼倒是做到了这一点。

马长礼是位老生演员，他先宗余（叔岩），后学马（连良），五十年代后期崭露头角，六十年代由于成功地塑造了刁德一的形象而名声大振。近几年，因为屡演马派剧目，表演上很得乃师神韵，因此在同辈老生演员中可算得上佼佼者了。

我和马长礼相识很早，但交往不多。不久前，一次偶然的交谈，使我对他加深了一些了解。那是在一次文艺界朋友的聚会上，我到得稍早些。会还没有开始，人们都各自与熟识的朋友闲谈。我一进门，就被老画家许麟卢先生和京剧名旦吴素秋招呼在他们的身旁坐下，紧接着马长礼也走了过来。于是，我们四个人攀谈起来。大家兴致很好，许老忆起1980年他和李苦禅先生一起参加电台的春节串门联欢会清唱京剧的情况，马长礼则谈到五十年代他就是电台的常客了，并且提及当年他与我曾以“小马”、“小张”相称。说到这里，他和我都大笑起来。许老凑趣道：“笑什么？在我面前你们永远是小学辈！”是呀，许老已近古稀之年，在长者面

前是不宜言老的。吴素秋同志饶有兴味地问我们是怎么成为老朋友的。没有等我回答，马长礼就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

“我们是1950年认识的，算来已经三十四年了。那会儿是我  
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当时，我没搭上班，为了吃饭，只得参加龙文伟（后为北京京剧院导演，1982年病故）组织的一个叫“咏庆社”的业余剧社。这个剧社不演出，专门在电台演唱，演员们靠广告费开‘戏份儿’。我就专靠这点儿收入维持生活。”接着，他介绍了当时的工作情况：“咏庆社”一天要广播三次，两次九十分钟的，一次六十分钟的。马长礼往往一天得唱三、四个小时的戏，早、午、晚三段时间都得唱。他感慨地说：“那时候人的嗓子也没那么娇贵，整天唱也不哑。”吴素秋很有同感，插话说：“当年谁不是得天天唱，有时还得加日场，不全顶下来了！”马长礼接着说：“那时，我什么活儿都得顶。平常日子由我们主演。初生牛犊不怕虎，

《打渔杀家》、《甘露寺》，《群英会·借东风》大、小戏都敢唱。有时老龙请了名角来捧场，我们就来‘里子活儿’。

记得1951年的大年三十，马连良先生来唱了一出《打渔杀家》，我就演混江龙李俊。奚啸伯先生唱《李陵碑》，我就演杨六郎。”提到生活情况，马长礼感触更深。他说：“生活上就更讲究不起了。一日三餐，早晨只随便吃点东西，每天上班带上两个饭盒，在电台的大灶上炖一炖，中午吃一盒，晚上吃一盒，全天都在演员休息室里过。电台成了我的大半个家。”在马长礼谈话的时候，我不时做些补充。许老和吴素秋津津有味地听着我们的叙述，偶尔插进几句评论。共同的看法是艰苦的环境能锻炼人。那时候，人经得起摔打，嗓子也耐唱，戏还学得快。主要原因是还没有铁饭碗，生活得靠自己

努力才有保障。就在我们谈兴正浓的时候，会议开始了。这一番忆当年的谈话也就这样没结束地结束了。

通过这次交谈，我对马长礼的印象更深了。解放初期，电台还没有录音设备，文艺节目除了播送少量唱片以外，大部分是约请演员到播音室演唱直接广播出去的。许多名演员忙于舞台演出，不可能坚持天天为电台演唱，因此我们只得约请业余剧团。那时在电台演唱的京剧社有两个：一个是马长礼说的“咏庆社”，一个叫“尚友社”。两个社的人员数量很可观。被约请来参加演唱的，也有艺术造诣很高的名演员，如奚啸伯、罗惠兰、陈永玲等。伴奏方面则有孟广亨、张似云、谭世安等。当时的鼓师好象也是位名家。

这里所说的电台是指当时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台，后发展为二、三两个台。那是接收的国民党军用电台的烂摊子，设备条件十分简陋。我们的人手也没有配备整齐，节目的编排和播音均由编播组负责。我就是这个组的成员。总之，一切都处于草创阶段。由于发射技术上的原因，这两个台播音时间很长，从早晨5点20分开始，直到深夜1点20分。只有两个很小的播音室，隔音性能不好，更谈不上空调设备了。房门一关，里面几乎是个闷罐。一两个人播音还可以，要是人多了，空气都显得稀薄。“咏庆社”等演播时，一屋子一、二十人，锣鼓一敲，震得人耳膜嗡嗡直响。因此，有些人总想在没有事的时候到外面换换空气。然而，由于电台临街，与播音室相隔不远就是人来车往的大马路，播音室一开门就有可能将汽车喇叭声等杂音串进来播出去，所以我们最忌讳在播音中间开门；同时也怕他们逾时不归，误了戏，影响播出。为这事，我们经常和演员发生一些小矛盾。

马长礼是“咏庆社”的基本演员，每一次节目都有他，要从头跟到尾确实够他受的。因此，他“溜”出来的次数较多。我每次发现他中间开门，都要不客气地批评他，而且措词严厉，一点不留情面。马长礼每次都是笑嘻嘻地检讨，尔后照旧“溜号”。对这事，我十分恼火，有时会毫不客气地抢白他几句。每到这时，马长礼也不争辩。有一次，他扯着那被汗水浸得透湿的中式上衣说：“小张同志，您也不看看，都洗了几个澡了！就让我过过风吧，我今天还有两出呢！”看着他那狼狈的样子，想想那闷罐似的播音室，我也不忍心再说什么，只好随他去了。

“咏庆社”和“尚友社”的演员有时互相交换演唱，但各有自己的基本队伍，挑梁顶柱的人一般是不串社的。但是，有一次，“尚友社”的罗喜禄唱《捉放曹》，马长礼却去唱了配角吕伯奢。当时，有人议论：“马长礼栽了，给‘尚友社’跑龙套去了。”还有人埋怨他为了多挣几个钱给“咏庆社”丢了人。我对这些议论不以为然，反而觉得两个社能够合着唱才好。那样一来，一出戏主角好，配角硬，节目质量提高了，播出效果也有保证。当我和马长礼谈起此事，他说：“梨园行从来讲究‘救场如救火’，人家临时缺人，咱过去帮帮忙是应该的。”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声音也低了下来：“有人说我为了多挣几个钱，我也不反驳。我现在就是靠唱戏吃饭，多一份收入对我来说还是好的。”突然，他又提高了嗓门：“这又不是两国交兵，大概不至于把我当叛徒办了吧？”说完，我们都笑起来。我听得出，马长礼的笑声里包含着难言的苦衷。当时，我年纪不大，对戏曲界的过去和现状了解得不多，但艺人的艰辛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我同情他们，而且坚信他们会有美好的未来。

时间流逝太快了，转眼三十四年过去了。马长礼现在是北京京剧院的主要演员了。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起了巨大的变化，与三十多年前相比用得上“天壤之别”这个词了。马长礼在这样公开的场合提起往事，毫无顾忌地谈起那段对大家来说都是艰苦的日子，是出乎我的意料的。由于十年动乱，社会风气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破坏，戏曲界也不例外。要恢复艰苦奋斗、团结协作的优良传统是很需要花些力气的。有些人象关云长那样只愿宣扬过五关、斩六将的赫赫战功，不肯提走麦城的失败。有点成绩，就摆架子，这无助于自己的进步，更无助于事业的发展。如果大家能象马长礼这样多想想过去，我觉得是有好处的。因为回顾一下自己在艰苦岁月里的足迹，会有助于正确地对待自己、对待事业，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 程砚秋、杨宝森合录《武家坡》

王 群

京剧里老生、旦角对子戏不少，如《平贵别窑》、《武家坡》、《坐宫》、《桑园会》等等，听众是非常爱听的。

组织不同流派的生角和旦角共同唱一出对子戏，则更会受到听众的欢迎。因为，在舞台上演出，如果这个剧团以老生出名，则唱对子戏时，旦角是配角；如果是旦角挑班的，唱对子戏时则老生是配角，叫挎刀老生。而两位流派的代表人物合唱对子戏，就很难得了。特别是由程砚秋和杨宝森合录的《武家坡》，如今已成为绝响了。

1953年我们录了这出合作戏。

在组织这场录音前，我先找到了杨宝森的琴师、他的哥哥杨宝忠。当提出我们的想法后，他说尽快和宝森去商量，然后给回信。我随即又去找程砚秋先生，没有经过第三者的介绍，直接奔西四北程砚秋的家里。他家住一所老式四合院，院里栽有树木，清雅、安静。程夫人果素瑛待人热情，程砚秋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当我说明来意以后，程砚秋说：“哎呀，电台把工作考虑得太周到了。我们搞这种工作的，平时都很少想这些，只想到自己的剧团应当排练什么戏，很少考虑跟别位合演，特别是打破剧团的界限……这太好了！我完全赞同。你们再征求杨先生的意见吧！”

过了几天，杨宝森通过杨宝忠、杭子和等人把我带到和平门外魏梁胡同杨宝森家里。他答应与程先生合录《武家坡》，并要求到程家说戏。程砚秋听到这个消息后，坚持不让杨宝森从南城跑到西北城来说戏，而宁肯自己到杨家去排练，并亲自打电话告诉杨宝森。这使杨宝森十分感动。

在排练过程中，程砚秋为了照顾杨宝森休息，一般都在上午十点以后或下午四点左右带着琴师钟世章和鼓师白登云到和平门外杨家，而且不要车接送。他们排练时一丝不苟，唱念一字一句不疏忽。哪个地方不理想，停下来研究研究，统一后再排练。真是聚精会神，全力以赴。

经过两、三次的排练，两位艺术家满意了，他们订下录音时间，请两个剧团的有关人员到电台录音。

程砚秋说，我们为了录音，停上一场演出也是应该的，要保证录音时精力充沛，嗓子在家。他又说，录音的影响可大了，我们在剧场对观众负责，在电台就要对听众负责。

杨宝森当时身体不好，常闹病，一个月演不了几场戏。而在录音室录音比唱一个晚上的戏更累，可他从排练到录音始终情绪饱满。《武家坡》里的西皮导板“一马离了西凉界”，唱得韵味十足。据琴师杨宝忠说，比在台上演出好多了，真是满弓满调。杨宝森说，我能跟程先生合作录音，打心眼儿里高兴。

程砚秋在跟杨宝森“对口”（即快板、流水咬着唱）时，要求一个调门、一个尺寸。这不是件简单的事。在旦角叫板“有劳了”后起唱，程砚秋充分发挥程派唱腔的长处唱得低回婉转，精彩极了！过去，有人认为程派唱腔过于含蓄，有些唱词不易听清，但程砚秋对着话筒录音，一字一句都很清

楚，即使不懂这出戏的人也能听懂故事情节。

在录制过程中不换鼓师，这在一般演出中是不可能的，因为各有各的一套班子嘛！这次录音，生、旦大段独唱，用自己的琴师和鼓师；但当两人对唱时，程砚秋坚持用杨宝森的乐队伴奏。我们提出，如不顺手，可以分段录制。程砚秋、白登云二位都说那样录感情不连贯，不必分段录制，还对杨宝森的乐队说：“你们辛苦了，帮帮忙吧！”经过两位艺术家和两个剧团演员、乐队的通力合作，这个节目的录音效果很好，大家十分满意。

没想到《武家坡》录制完成后没有多久，程砚秋和杨宝森就因病相继去世了。但他们这出戏的录音已经成为艺术珍品，留在戏曲艺术的宝库之中。

## 初识阎立品

庞无比

三年前，我到郑州采访阎立品。她在豫剧界是享有盛名的。对于这位老演员，我只听过她的唱腔，看过她写的文章，从未见过她本人。

那天，我来到郑州市经八路的一排二层简易楼前面，阎立品的家就在这儿。我下意识地在她门前环顾了一下，只见窗台上摆着两盆秀丽的君子兰，窗台下边是两株近人高的夹竹桃，门前是一块不大的正方形平地，看得出是经过精心修整过的。

我敲了两下门。门开了。一个个子不高、略有些发胖的老太太出现在我面前。我赶忙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明了来意。主人满面笑容，连说：“欢迎，欢迎！进吧，进吧！”说着，热情地把我让进了屋里。

这是一间十五平米左右的房子。屋子里的陈设和我猜想的大相径庭，是那样的简单、朴素：旧大衣柜，旧床，旧桌椅……简朴得似乎有些过分了——这是我初识阎立品的第一个印象。阎立品一边招呼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给我倒水，一边把一把椅子拉到我面前，笑着说：“坐吧！我这屋子乱得很，也没时间收拾。”我刚坐下，小女孩端来了一杯茶水。她左看看，右看看，似乎不知道该把茶杯放在哪儿合适。我

连忙把茶杯接过来。阎立品说：“这地方太乱，到我屋里坐吧。”说着，回身拉开了东墙上的一个门。我随即跟了过去。这时，我才注意到套间的门上写着这样几个字：“闲谈莫过半小时”。啊，这位老演员果真惜时如金！这一点我来之之前就听人讲过，可没想到竟然还有这样一张“告示”。此时，一种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当然，也有几分顾虑，怕违反了主人的“告示”的规定。她好象猜着了我的心思，笑着说：“我这里来人不断，有来学戏的，有来谈工作的，当然也有来闲坐的。我只是不赞成闲聊。你谈的是正事，不在此列。”听了这话，我才打消了顾虑。我一边打量书架，一边说：“立品同志，您的藏书可真不少哇！”她笑着说：“不过，没什么太象样的书。”我凑到书架前浏览了一下，第一个书架上有《汉书》、《资治通鉴》、《中国通史》等书，还有一部线装的《古今说部》。第二个书架上摆着《中国文学史》，各种版本的唐诗、宋词以及《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太平广记》等各类古典小说。第三个书架上有《舞台生活四十年》、《汤显祖集》、《中国戏曲史长编》、《闲情偶记》、《录鬼簿》、《关汉卿剧作选》等书。我一边看，一边称赞起这些书来。在闲谈中，她告诉我：“我这个人一生只有两个喜好，一是上台演戏，二是买书看书。”阎立品一边示意我喝水，一边对我说：“现在有些青年演员不重视看书学习，光想着怎样出名，这是很不好。凡是跟我学戏的人，我都告诉他们要多读书，努力提高文化水平。拿我们常演的传统戏来说吧，我也演了几十年了。古人谁也没见过，我们要表现古人，就必须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把握他们的性格，懂得他们生活的时代。这就